

艺术与科学 ART & SCIENCE

主编 李砚祖

【卷八】



艺术与体育

王明旨：观物取象 传神写照——体育的艺术再现与表现

胡小明：体育与艺术论

崔乐泉：奥林匹克运动中的文化与艺术

孙葆丽：古代奥运会的人文价值

汪贤俊、常宁生：马术与艺术科学

金元浦：北京奥运·城市景观·公共艺术

侯晓盼：仪式化的奥林匹克精神

张敢：力量、速度与美——西方艺术中的体育运动概览

冯国超：中国古代体育及其哲学根源

清华大学出版社



艺术与科学

ART & SCIENCE

【卷八】

主 编 李砚祖
副主编 陈池瑜
刘 兵
戴吾三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为了契合即将在北京召开的第29届奥运会这一大盛事,本卷以“艺术与体育”为主题。本卷聘请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金元浦教授为特约编辑组稿,并邀请来自各学界的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从该主题涉及的角度展开深入讨论,如从体育史角度出发的《体育与艺术论》、《奥林匹克运动中的文化与艺术》,从美术史角度出发的《观物取象 传神写照——体育的艺术再现与表现》、《马术与艺术科学》、《力量、速度与美——西方艺术中的体育运动概览》、《仪式化的奥林匹克精神》,以及由文化哲学研究领域专家撰写的《北京奥运·城市景观·公共艺术》、《中国古代体育及其哲学根源》等文尤为值得一读。

此外,在万象栏目中,本卷特邀本届奥运会吉祥物设计、视觉景观设计的主创专家吴冠英及杭海教授,以及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的视觉形象设计师兰斯·威曼从各自的设计体验出发,为读者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与科学.卷八/李砚祖主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7

ISBN 978-7-302-18126-2

I. 艺… II. 李… III. ①艺术—关系—科学—研究②艺术—关系—体育—研究

IV. J0-05 G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03405号

责任编辑:甘莉 王荣静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孟凡玉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210×285 印 张:10.25 字 数:309千字

版 次:2008年7月第1版 印 次: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38.00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2770177 转 3103 产品编号:030486-01

艺术与科学

ART & SCIENCE (卷八)

目 录

一、思想

王明旨：观物取象 传神写照——体育的艺术再现与表现	1
胡小明：体育与艺术论	7
熊晓正、孙科：同源 · 超越 · 和谐——体育与艺术三题	12

二、视界

崔乐泉：奥林匹克运动中的文化与艺术	16
孙葆丽：古代奥运会的人文价值	31
汪贤俊、常宁生：马术与艺术科学	35
王军：奥林匹克视觉形象的文化意蕴	42

三、探索

金元浦：北京奥运 · 城市景观 · 公共艺术	53
张雪：公共艺术与“人文奥运”互动研究	59
侯晓盼：仪式化的奥林匹克精神	67
郭红雨、蔡云楠：改变城市空间的体育之约	78

四、史学

张敢：力量、速度与美——西方艺术中的体育运动概览	83
钱锋、任磊、陈晓恬：体育精神之筑——奥运建筑百年	93
冯国超：中国古代体育及其哲学根源	106

五、译林

- [美] 史蒂芬·斯科夫·霍特：体育文化论 ————— 114
- [美] 托马斯·R. 马特兰：艺术·体育·游戏 ————— 125

六、万象

- 吴冠英：吉祥奥运——北京 2008 年奥运会、残奥会吉祥物设计 ————— 131
- 杭海：平衡的艺术——北京奥运形象景观设计 ————— 135
- [美] 兰斯·威曼：奥林匹克邮票设计 ————— 140

七、田野

- 梁剑铭：明代民窑青花瓷画艺术 ————— 148

八、读书

- 董丽丽：奇迹创造的多重可能性 ————— 151

观物取象 传神写照

——体育的艺术再现与表现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王明旨

摘要：无论中外，自古以来人们便创造着各种形式的体育运动，并用艺术的方式去记录、表现这些体育运动。中国有着悠久的体育运动传统，它是中国人健体、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为此所作的艺术记录和表现，亦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独特的文化思维方式和观察方式规定和影响了传统艺术的表现，形成了以“传神写照”为主要特征的艺术表现形式。

关键词：体育 艺术的记录 表现

体育是人类体能和智能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为发展和锻炼自己的体能、激发生命活力、激发创造精神的手段和方式。与体育一样，艺术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它不是激发生命活力，而是用艺术的方式去表现、去展示这种活力。在一定意义上，艺术也能激发创造精神，但更准确地说，它本身即是创造，是创造精神的结晶。

体育是一种表现，它用自己的方式在运动中、在竞技场加以表现；竞技即表现，运动的过程即是竞技的过程、表现的过程。对于体育运动而言，表现不是目的，其目的是激发，是交流，是更高、更远、更强。艺术即表现，它表现人类希望表现的一切。艺术表现不是过程，而是目的，通过表现，即通过艺术形式的表现，展现人类的伟大智慧和创造能力。因此，体育与艺术在表现的层面上有着必然的联系与同一性，这种联系和同一性一方面使体育与艺术更趋结合，表层的如中国古代的武术、现代体操、水上芭蕾、花样游泳等；内在的如体育活动和竞赛中对规则、姿态、精神、风格等的强调，都内蕴着一种艺术性、一种美的要求。因此，体育运动的目的是不仅是更快、更高、更强，而且更美。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用艺术的方式表现体育，再现和赞美体育运动中人的生命的活力与精神，这从远古时期开始就有杰出的表现。

本文所论述的主要是后者。

一、艺术的记录

体育是人类共有的运动形式，无论中外，自古以来人们便创造着各种形式的体育运动，并用艺术的方式去记录、表现这些体育运动。以艺术的方式去记录、表现人生活中的事物、人的劳作和运动的，最早的是岩画。位于西班牙北部桑坦德附近的阿尔塔米拉洞窟壁画，发现于1879年，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处史前壁画（约公元前15000—前12000年），壁画描绘了史前人类渴望得到的猎物——一大群浩荡奔驰的野牛、马、野猪、猛犸等，每一动物都以极简而又生动传神的线条刻画，涂敷上用矿物质制作的颜料，形象逼真精确。法国拉斯科岩洞壁画（约公元前15000—前10000年），同样表现的是人类的猎物，但画面上出现了人的形象，与动物的写生式的精确描绘不同，其中很少出现的人类形象是符号化的。现发现时代较早的中国岩画以内蒙古阴山岩画为代表，距今约6000～10000年。阴山岩画内容丰富，表现了猎牧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狩猎、舞蹈、动物等等。中国云南沧源岩画，距今约3000年，岩画以符号化的线条和形象表现了当时的狩猎、战争、游戏场景（图1）。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些岩画图形很难与体育有直接关联，有的其含义至今仍很难加以解释，但它至少表明从史前时期开始，人类已致力于用艺术的方式来记录和表现人类的生产和活动了，在这类生产和活动中包含着人类体能运动的早期形式，如跑、跳等等。真正艺术地再现和表现体育运动形式，是与古希腊时期奥林匹亚运动同时兴起的。公元前766年在希



图1

古希腊奥林匹亚圣地开始的古代奥运会，每四年一次，至公元394年，前后经过293届，历时1170年。每次盛会，除体育竞技外，来自各地城邦的使节们互相缔结联盟或签订条约，艺术家们则展示自己的作品，诗人交流诗篇，学者发表演说，商人举办集市；比赛结束后，还举行仪式表彰优胜者，由雕塑家为优胜者塑像，并将其塑像安置在宙斯身旁或公共场所，接受人们的尊崇。有百年历史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秉承了体育运动与艺术结合的传统，艺术家创作了大批优秀的艺术作品来表现和赞美体育运动及其精神。

一方面，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体育运动传统的国家，中国传统的体育运动是中国人健体、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在适时、适地、宜人乃至天人合一思想的统领下，中国传统体育不仅形式多样，亦包含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形成了独特、博大、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体育文化。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富有悠久艺术传统的国度，历代工匠艺人或者艺术家们，用艺术的方式表现、记录着体育运动，弘扬了民族的体育精神，因此，我们不仅有悠久的体育运动的历史，也有悠久的用艺术表现和记录体育运动的历史。

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原始先民已开始使用陶塑和绘饰的方式，对身边和周围的原始体育运动形式加以表现，如上述的岩画弩射图（图1）。三代时期，射箭、御术、球类运动、水上运动、棋类活动以及保健养生术等已初步发展起来，在艺术造型中亦有所表现。以射箭为例，射箭是在原始狩猎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时代大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山西朔县峙峪村、沁水县下川遗址都发现了距今2万多年的石镞等射击用具。在弓箭普遍使用的狩猎经济阶段，以射箭为娱乐的活动也逐渐形成，四川耳苏人自古即以善射闻名，至今仍保留有这种原始古风的射箭节。射箭的用具具有弓箭、弩、弹弓等。弋射的箭铤尾部有长线，射中猎物后引线取物，这是一种史前人类主要的狩猎手段。射箭从远古狩猎、争战到发展成娱乐、健身的活动，至三代时期进而成为一种具有礼仪形式的体育活动，所谓“礼射”。《礼记·射义》谓：“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礼乐也。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行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当时的礼射分为大射、燕射、宾射和乡射四种。天子用大射，并以射选诸侯参与郊庙之事。宾射为天子因诸侯来朝而与之同射之礼；燕射为天子及群臣燕息娱乐所行的射礼；乡射为在乡饮酒举行的射礼。礼射作为周礼的一部分，是其宗法制度的反映，也赋予了射箭这一体育活动的精神内容。礼射有其各种形式和方式的规定，要求“射者进退周

还必中体，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周礼·地官·保氏》记载当时射箭训练有所谓“五射”：训练开弓臂力的“白矢”（箭穿靶露出箭头）；训练发箭速度的“参连”（连发连中）；训练射力的“剡注”（箭能贯物而过）；训练谦让品德的“襄尺”（谦让）；训练箭法准确的“井仪”（连射四箭皆中靶并成“井”字状）。从这些训练要求和礼射本身来看，射箭体育活动与礼仪、品德等精神要求是联结在一起的，这些特征，也会物化在相关的艺术表现之中。集中表现射箭体育活动的图像以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为最多。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两件青铜鉴、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的战国狩猎纹壶、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战国镶嵌宴乐攻战纹壶、上海博物馆藏战国宴乐纹壶、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藏的宴乐习射纹铜壶等器物上都装饰有这类图像纹饰。

故宫博物院藏的战国燕乐狩猎水陆攻战纹壶，壶高40.7厘米，自上至下共有8道装饰纹，其中5道几何形纹饰，3道主体装饰纹，第一道表现射礼和采桑；第二道一侧表现鸢射和捕鱼，一侧分两层表现飨食礼，上为宫室宴飨，下为鼓钟击磬伐鼓等奏乐情景；第三道表现水陆攻战场景。1935年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两件战国水陆攻战纹铜鉴，主体纹饰为3道，图像内容以水陆攻战为主，射箭在这里已成为战争的手段。

从战国青铜器上对射箭等活动的表现来看，一方面它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随着器物装饰和错金工艺的要求，其艺术形象和表现图案化、程式化。图案化的造型和结构方式，省去了细部的刻画和描写，而把握了大体，抓住了最根本的形象要素，超时空地安排画面。这些造型和结构特征成为中国造型艺术的基本特征，是后世中国造型艺术各分支如绘画、书法、篆刻乃至装饰艺术中内蕴的根本法则。另一方面，由于像射箭这类的传统体育活动所具有的“礼仪”性和精神性，使中国传统体育活动自三代起就具有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色彩和内涵，因此，其艺术记录和表现的相关图像和形象，往往承载着相应的文化和道德的精神内容。

秦汉至三国时代，是中国艺术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为艺术表现提供了素材和原型，而成熟和发达起来的多种艺术形式又成为记载和表现体育活动的最好的形式，艺术家们用各种艺术表现方式描绘了极为壮美多姿的体育画卷，如用画像石刻方式表现的骑射、蹴鞠、拳术、击剑（图2、图3），用雕塑表现的技巧（图4、图5）等，这些画卷生动地展示了这一时代恢宏博大、生机勃勃、尚武尚勇的体育风尚和精神；隋唐时期，艺术表现的体育形

象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骑射、马球、蹴鞠等，艺术家采用陶塑、绘画、装饰诸多方式刻画表现时代的体育运动盛况，栩栩如生（图6、图7）。宋元时期，市民文化勃兴，体育运动普及，因此，多处可见其艺术的传神写照，如瓷枕等一类的生活用器上对蹴鞠的刻画（图8）、儿童相扑的泥塑造型、壁画上的相扑描绘（图9）等等；明清时代是民间体育文化空前发展的时期，其艺术表现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孩童击球、运动嬉戏的表现形式是这一时期有特色的体育和艺术形象（图10、图11）。



图2



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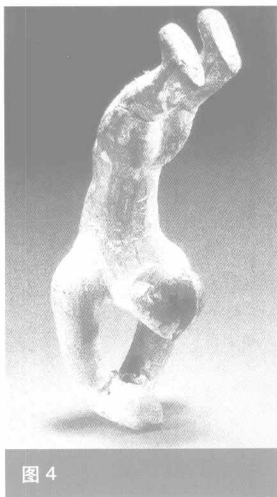


图4



图5



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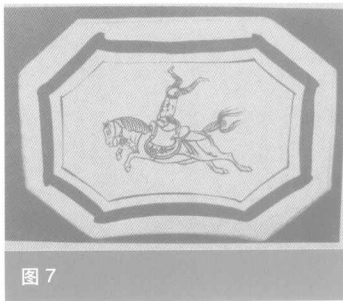


图7



图8



图9



图10



图11

二、再现与表现

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独创的体育运动形式，也都有独具特色的艺术表现方式。一般而言，西方艺术偏重于再现，中国艺术偏重于表现，这在体育题材的艺术表现上也同样如此。从古希腊开始到文艺复兴，西方艺术的形式主要是写实的、再现的。西方哲人明智地将其艺术称之为“模仿的艺术”，艺术即模仿，是对现实事物的模仿。与西方再现性、写实性的艺术表现形式相比，中国的艺术表现形式则大多偏重于“写意”，虽然要求“应物象形”，但根本的则是追求“传神写照”，反对“谨毛失貌”。以表现骑射为例，如公元前150年左右的庞贝壁画，虽是马赛克镶嵌，但其人物车马却是写实性的刻画，包括阴阳凹凸，都力求准确；而时代差不多的汉代砖壁画（图12），则寥寥数笔，刻画了张弓欲射的骑手和奔跑的骏马，其线条飞动流畅，至简之极，传神至致。同为石浮雕，西方力求作写实表现，如公元前4世纪后期的亚历山大石棺浮雕，其人物、马匹的写实表现非常自然（图13），而时代稍晚一点的中国汉代石浮雕上表现的人物、马匹（图14），仅取其外形轮廓，作剪影式。汉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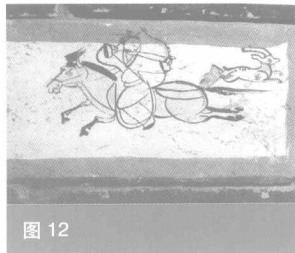


图12



图13

用绘画方式表现的骑射,大多仍是“传神”而不求写实。位于意大利罗马坎皮多戈里奥广场的马可·奥勒留骑马像(作于公元161—180年),是西方骑马像的最早杰作,它是高度写实的表现,连马面颊上的血脉亦清晰可见(图15)。东汉时代的铜奔马虽有写实的刻画,但与西方相比,仍属于写意范畴。唐代马球形象则更加写意了(图16)。再以角力(摔跤)为例:图17是意大利的“卜者之墓”墓室壁画中描绘的“角力”形象(建造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图中两名角力男子描绘虽然简洁,但仍然是写实性的表现。同样表现“角力”,中国则以勾勒的方式,着重表现大的动作和姿态,而不注重写实性的刻画,如秦代木梳上绘饰的角力图(图18)和唐代壁画上绘饰的角力形象(图19),都



图14



图15



图16



图17



图18

只求神似,而不作细部刻画。

中国艺术“传神写照”的表现方式,具有简约、抽象、符号化的本质和潜能。一种艺术形象,使用越普遍,历史越久远,其抽象符号化的特征和演变过程就越明显。如中国美学发轫之初的“羊大为美”,“羊”与“祥”通,在艺术形式上表现祯祥用卷曲的羊角示意,甲骨文中的“祥”字,其羊角形还有一种象生的意味(图20),随后逐渐变为S形的卷曲纹,到汉代时,祯祥观念及其图形被社会广泛认知和接受,因而,其形象最终成为符号化的S形,广泛运用于各种装饰中。在体育形象的艺术表现中,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以中国传统足球——“蹴鞠”为代表。如儿童蹴鞠运动的表现,宋代画家苏汉臣《长春百子图》中有儿童蹴鞠的描绘(图21),明定陵出土的女夹衣上刺绣的儿童蹴鞠图(图22)比苏汉臣的表现风格趋于简练,清代的同类形象则更简洁(图23),并且逐渐抽象,最终演变成了一组符号(图24)。

上述中国造型艺术的特质一直延续至今,其优秀传统为当代艺术家、设计家所承继。北京申奥标志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标志的创设是新时代艺术表现体育运动精神的经典之作。申奥标志由奥运标志的五环变



图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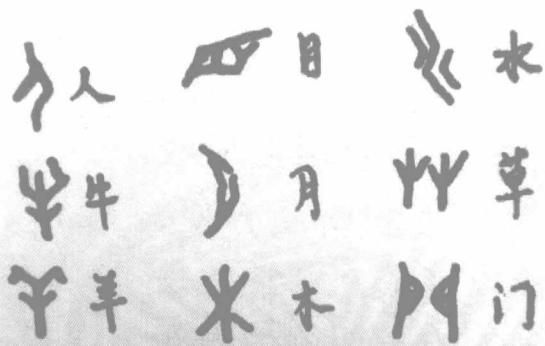


图20



图 21



图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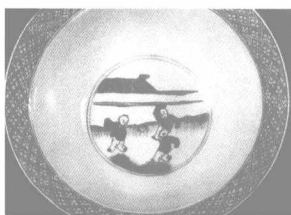


图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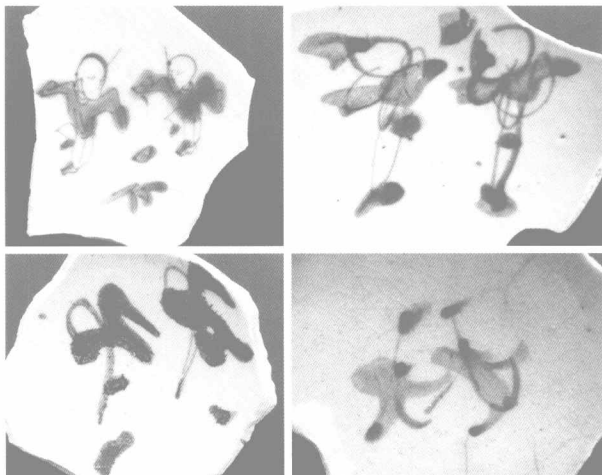


图 24



图 25

形而来,变形的象征意象是一个打太极拳的动态人形(图 25)。太极拳作为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具有代表性,它将奥运五环标志与太极拳动态化合,融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奥运精神于一体,使这一申奥标志既形象,又抽象,寓意深刻。2003 年 8 月公布的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标志“中国印·舞动的北京”,采用中国传统肖形印的篆刻形式,以北京的“京”字为基础,将其幻化为一个向前奔跑、舞动着迎接胜利的运动人形,这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奥林匹克精神高度融合统一的符号,从这一造型设计中,我们不难看出与上述蹴鞠形象之间的联系,它同样是中国艺术追求“传神写照”表现方式的结晶。

三、内在精神和特点

中国传统体育运动是独特的、民族化的,中国体育运动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独特的、民族化的。这种独特和民族化其根源主要有两方面。

1. 中国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基础及影响文艺研究

中国传统体育运动多种多样,从远古时代的射箭,到三代时期的蹴鞠,汉唐时代的马球、捶丸,以及武术、拳术、田径、角力、技巧、水上运动等等,人们从事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健身和养性。健身和养性的结合是中国传统体育的一大特点,保健、养生、养性的结合是体育、医学和道德修养的结合。从先秦时期盛行的导引术到今天仍十分盛行的太极拳,都是这种结合的产物,它与中国哲学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中国哲学的基础是由先秦哲学所奠定的。与中国艺术最具直接关系的是老庄哲学,老子提出了一系列既具哲学性又具艺术性的范畴,如道、气、象、有、无、虚、实、虚静、玄鉴、自然等等,这些都成为中国古典艺术和美学中关于艺术创造、艺术表现和艺术生命、审美客体、审美观照以及“气韵生动”、“澄怀观道”、“境生象外”等观点的哲学根源。“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概念。道是混沌的,道生万物,“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是永恒之运动,道是虚实的统一。观照于中国古典艺术和上述艺术的表现形式,无一不与此相关。而“气”、“象”又是与“道”最为密切相关的两个范畴,“象”体现“道”,体现“气”,只有这样才能成为艺术的观赏对象,因此,中国艺术讲求“气韵生动”,讲求“取之象外”、“境生象外”,因而有了“意境”之追求,这亦成为中国艺术的最高审美品评标准,成为中国艺术写意表现风格的思想基础。这与西方有极大差别。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艺术,其哲学基础

是自然哲学，如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们所奉行的那样。毕达哥拉斯从自然科学的高度来对待艺术表现的问题，认为万物的关系即数的关系，从自然的数的规律中寻求和规范艺术之美，因此造就了古希腊艺术中优美的比例和准确的人体结构关系，乃至艺术写实的表现风格。柏拉图等哲人认为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他甚至把艺术演讲的结构比作物体的结构，把诗人称作“一伙模仿者”，这种模仿是基于“一切自然存在包罗万象的图式”，艺术是一面镜子，模仿是属于客观存在的一种独特秩序。诚如古希腊艺术是西方艺术的源泉一样，古希腊哲学也是西方哲学的源头，这一切都成为西方艺术表现的内在基础。

2. 中国人独特的观察方式和视觉思维方式的影响

中国传统艺术对体育的表现，是建立在中国人独有的观察方式和视觉思维方式基础上的。中国人的观察方式和视觉思维方式，大致而言可说是一种“观物取象”的方式。我们将它称之为“纹化”的方式，即纹样化、符号化的方式。从中国较早的艺术形象如原始岩画形象以及原始彩陶装饰而言，其表现都是一种“取象”，即抽取和把握最本质的东西。这是中国远古先民长期所形成的观照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产物。周秦

时期，先哲们已将远古“纹化”活动的视觉思维概括为“观物取象”，最有代表性的也许是汉字形象的创造。众所周知，中国汉字是“象形”文字，造字的“象形”与绘饰时的“取象”一样，是从表现和掌握物象的本质特征出发，而不拘泥于细节，即不拘泥于写实。《周易·系辞》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始作文字，“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汉代刘歆将汉字的造字方式归结为“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象形、象事、象意、象声之“四象”，都是以“纹化”的形象来结构字形和表达意义。诚如东汉学者许慎《说文解字》所说：“苍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这种“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之象，因其把握了事物的本质，具有表现的超常之力、神秘之力，使得“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循其形，而鬼夜哭”（唐张彦远《论画》）。

中国人独特的观察方式和视觉思维方式是中国艺术的内在之根。中国艺术从象形开始，不求形似，而求神似，因而是写意的，非写实的。它又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内在性的表现。

体育与艺术论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胡小明

摘要：艺术与体育，在萌芽状态中同源，后分为不同的支流，未来将在美学的引导下协同互动发展。体育仅仅依赖科学并不能为自身发展提供终极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判断，因此需要与艺术携手，通过美育来弥补科学的盲点。

关键词：体育 艺术 审美

体育，是人类创造的一种有意识塑造和美化自己身体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为了增进身心健康的文化活动，是通过身体运动的方式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一种教育过程。

艺术，是审美意识集中物态化的鲜明表现，人类所创造的艺术品是至高无上的精神的体现。

一、体育的萌生伴随着艺术

体育和艺术在原始萌芽状态就结下不解之缘，它们都曾形影不离地混沌于巫术的笼罩下，在生活内容丰富后逐步从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成为专门的社会活动形式。在中国，体育萌芽也与各门传统艺术相互影响，如唐代著名书法家张旭因观看公孙大娘舞剑而悟出写字运笔之妙法。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也将体育活动作为表现对象，至今我们还可以在敦煌、龙门、麦积山、大足等石窟和四川、河南等地大量的汉画像砖石中看到栩栩如生的各种人体百戏动作，给人以健美的艺术享受。

翻开体育史及艺术史，最灿烂的部分都将不约而同地回到古希腊。

古希腊是体育萌芽的摇篮，不仅有雅典和斯巴达的培育身体的不同方式，还有众多的竞技赛会。竞技活动很早就走出了生产劳动的领域而独立，在社会文化和教育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荷马在他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栩栩如生地描写了早期爱琴海文明圈盛行的战车赛、拳击、角力、赛跑、掷铁饼、投标枪、格斗、射箭、翻筋斗、球戏、游泳、跳水等项竞技活动的热烈情景。他的不朽史诗被看作是反映

古希腊社会生活和风情的伟大文学作品，也是探索古代竞技运动发展的宝贵历史文献。

雅典人虽然生活在各个城邦，却保留了农耕带来的祭祀系统，并与竞技融为一体，以竞技形式表示对神灵和英雄人物崇拜。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竞技活动逐渐形成许多竞技赛会，主要有奥林匹亚、皮西安、伊斯玛斯和尼米亚四大祭神竞技会。另外还有专为妇女组织的赫拉竞技会。由于宙斯是希腊诸神之王，祭献宙斯的奥林匹亚竞技会发展成为整个希腊民族统一的祭祀竞技赛会。让我们以奥林匹克竞技为例，看看它在古代是怎样和艺术浑然一体，后来又怎样摒弃了艺术走向衰亡，在千余年后的今天又如何重新对艺术张开了怀抱。

古代奥运会从公元前 776 年开始，延续了一千多年。在中断十余个世纪之后，从 1896 年起又恢复举行。古奥运会促进了古希腊文化艺术的空前繁荣。在古奥运会举办的黄金时间，形成了绚丽多彩的古希腊美学思想。人类的各种制度，像奥运会这样历时悠久的绵绵延续，实为鲜见。

最初的泛希腊竞技会对优胜者都不给予物质奖励，褒奖只是用树枝编成代表荣誉的冠戴。奥林匹亚竞技会是橄榄枝冠，尼米亚运动会和地峡运动会是芹松枝冠，德尔斐运动会是月桂枝冠。胜利者虽然只赢得一顶树冠，但他们各自的城邦却会给予他们种种殊荣和重奖，被视为城邦的英雄而塑像纪念流芳百世，而且他们还是诗人讴歌的对象，连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都参与过编撰获胜者的目录。古希腊人以体魄健美为荣，很早就有裸体竞技的习俗，运动员们裸体参加训练和比赛，为的就是一览无余地展示充满生命活力的健、力、美。古希腊社会的这种特有的社会风尚和审美情趣也反映在雕塑、绘画艺术中，艺术家们用自己的卓越才能创造了讴歌优秀运动员的艺术品，至今被世人视为瑰宝。

古希腊四年一届的奥林匹克赛会上，不仅可以看到运动员的角逐，还可看到各个门类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在树阴下，哲学家以雄辩的口才阐发自己的观点；

草坪上，年轻的选手们正围坐在竞技优胜者身旁聆听比赛经验；雕塑家在裸露出丰满肌肉的人群中穿行，用赞赏的目光收集自己的创作素材；抒情诗人在小道上徘徊，为自己的新作酝酿激情；热情的观众聚集在广场上，观看滑稽喜剧或令人震撼的悲剧……赛会期间，来自各城邦的艺术家展出自己的作品，诗人吟诵诗歌，哲学家、历史学家发表演说，而商人们则借此谈买卖、订契约，使竞技场同时成为全希腊思想、文化、经济交流的大集会。古代奥运会同时也是艺术盛会，艺术家们表演和竞赛的优胜者同样光荣地被授予桂冠。

古奥运会上的冠军，免除一切税金和劳役，享受各种优厚待遇，晚年还由政府发给养老金。后来，优胜者们得到越来越多的物质奖赏，追求健美的身心、和谐发展的宗旨渐渐为人遗忘，艺术家们慢慢对日益复杂的竞技专业体制敬而远之，运动员们也全力专注于单调的杂技化专项训练，而不屑于接受全面的艺术熏陶。公元前4世纪后，马其顿入侵希腊，竞技场逐渐衰落。公元前146年，罗马人征服了希腊，奥林匹克竞技场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地方性竞技观赏会。罗马帝国职业运动员条例的颁布，造成了成批的如行尸走肉般的职业竞技者，他们终日潜心苦练，实际上已堕落为供人观赏的玩物。而众多的普通公民在竞技场上失去了自己参与锻炼的机会，只能成为痴呆的观众。难怪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美学家色诺芬痛心地说：“这种运动员如同游民，终日以运动为职业，余则无所事事。”艺术被遗忘，换来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者带来的体育被鄙视的时代！

公元394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立基督教为国教，禁止异教活动，作为希腊宗教祭祀文化的奥林匹克竞技场亦被废止。公元426年，狄奥多西二世又下令烧毁了奥林匹克残存的庙宇。就这样，从公元前776年至公元394年，历时1170年间举行的293届的古代奥林匹克竞技场渐渐被人们忘记了。罗马人驾着血与火的战车践踏了古奥运会圣地，地震和洪水把宏伟的竞技场折腾得几乎荡然无存。

诚然，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从艺术化转向职业化，只是它走向衰落的一个表面现象而已，古奥运会的衰败有多方面的原因。然而，它走下坡路之日正是它脱离艺术之时，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古奥运会抛弃了艺术，破坏了自己的文化生态平衡，迎来了可歌可泣又可悲可叹的衰落。

19世纪，对古希腊奥林匹克体育场的发掘以及近代体育运动的兴起，激发了人们复兴奥运会的愿望。人们记取了历史的教训，因此在奥运会复兴之始，就注意到艺术问题。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倡导者顾拜旦

提出“艺术、科学、运动是构成和平友谊的奥林匹克思想的三要素”。“1986年恢复奥林匹克比赛时，顾拜旦男爵就写道：‘艺术与文学应该在现代奥运会上有所体现，和体育运动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奥运更加高尚。’顾拜旦一直在寻找反映体育精神的新的文学艺术作品。为此目的，1906年在法国巴黎的法兰西喜剧院的前厅举办过一届‘艺术、文学和体育’竞赛，凡与体育有关的雕刻、绘画、音乐、文学、建筑等方面的作品均可参赛。这届竞赛之后，于1912年在斯德哥尔摩的奥运会期间举行了第一届‘奥林匹克艺术竞赛’，顾拜旦男爵以热奥尔热斯·福罗德与埃什巴什为笔名送交了题为‘体育颂’的作品参赛，并且获得了金质奖章。”¹现代奥运会珍视体育与艺术的关系，重新把艺术置于正常的位置，让它和科学一起，为提高竞技运动的水平和价值而发挥作用。

艺术取代宗教，审美引导崇高。现代奥运会从神殿走向广场，从取悦神灵到呼唤人性，从欧洲中心走向多元。随着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每届奥运会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它不仅是对世界各地运动员的个人体力、智慧、技巧、健美风貌的检阅，同时也是人类显示自己能力的盛会，这要求它同时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因此，现代每届奥运会举行时，还要相应地举办规模盛大的艺术展览和表演，努力使体育与艺术相结合。许多国家的奥委会设有专门的艺术委员会，运用行政手段来加强体育与艺术的联系，使其相得益彰。自瑞典举行的第五届奥运会开始有以体育为题材的雕塑、建筑、绘画、音乐、文学等项目的文艺作品大赛。而当代每一届奥运会艺术节上都有世界许多个国家的著名艺术表演团体为全球观众演数百场，并举办了绘画、雕塑等多种展览。由于盛大的奥运会庆典几乎集中了世界各地的艺术精华，所以届时大批艺术爱好者与体育迷一起，在观看紧张激烈的竞技角逐之余，又能陶醉于抒情典雅的缪斯殿堂之中，获得极大的精神享受。

萨马兰奇在回忆录中说：在我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那些年里，我致力于体育与文化的共同发展，把体育与教育联系起来。我认为这就是奥林匹克运动地根基所在，也是它与通常意义上的体育运动的不同之处……我一再表达了对艺术的巨大兴趣，让它尽可能多地体现在我负责的各个方面的工作中。我还记得顾拜旦男爵关于奥林匹克运动的一段话：“很久以前，在奥林匹克围绕古老的体育运动，聚集了众多的学者和艺术家，正是这一完美的结合使奥林匹克运动的声望大大增加。”顾拜旦男爵给我们指明了道路，把体育运动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这就是对奥林匹克主义的准确定义……值得一提

的是,各种文化形态都在从奥林匹克的源泉中汲取营养,这里我指的是雕刻、绘画,尤其是人称第七类艺术的电影,一场以形象来诠释与传播奥林匹克价值的大规模群众性运动正在兴起。伟大的电影艺术家们在银幕上成功地塑造了运动员努力奋斗、激情洋溢与顽强拼搏的情景。我永远忘不了那部名曰《火的战车》的影片,我还记得克拉于德·莱卢什和卡洛斯·绍拉导演的《马拉松》以及比尤德·格里斯彭导演的关于洛杉矶奥运会的《辉煌的十六天》,还有莱尼·列芬斯塔耳给我们留下了永远不会忘却的《奥林匹亚》(一部关于1936年在柏林举行的奥运会影片)。为此,文化奥运应运而生,即在体育比赛进行期间,举办展览会、文艺会演、音乐会等一系列文艺活动,邀请有国际声望的艺术家参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奥运会开幕式与闭幕式上的文化节目,更能向世界人民展示主办国的民间传统特点。我想,大家都不会忘记汉城奥运会上的民间舞蹈、巴塞罗那奥运会上那令人难忘的“地中海风情”,以及澳大利亚的悉尼奥运会上对土著居民文化的展示。²

奥运会的兴衰史告诉我们,离开了艺术的体育是不完美的。

二、体育与艺术的区别

体育是人类为了锻炼身体,提高体能,增进健康的现实功利活动。而艺术是人类审美意识的集中浓缩的物态化表现形式,是美的主要创造方式。艺术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而产生的,不必考虑其实用价值,这就使得人们在创造艺术品时拥有了充分的自由,创造出具有高度审美品质的艺术品来。

体育和艺术之间的明显差异,是由各自不同的目的所决定的。体育以身体运动为媒介和手段,可以达到多种目的,完成多项任务,表现出若干功能。体育能增强体能,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培养优秀的道德品质,休闲娱乐,调节情感,作为政治和经济工具,稳定社会关系,丰富文化生活……随着体育事业的发展和社会需要的日益增加,体育还会表现出更多的功能。

然而,我们却不能被时代赋予体育的色彩搞得眼花缭乱——即使它有100种目的,其主要目的却只有一点;即使它有100项任务,其根本任务却只有一项;即使它有100种功能,其基本功能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增强体能。

增强体能,是体育的任务,表现了体育的主要目标和功能,这是实用的。而即使是最“实用”的艺术,它最能表现美的部分,恰恰也是最没用的部分。目标和功能不同,体育与艺术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此。

需要强调的是,增强体育活动的“艺术性”,甚至将某些运动项目“艺术化”,使之具有更多的艺术魅力,并不能改变体育的本质属性。体育与艺术携起手来,是为了相互汲取营养,相互促进,以利各自更好地发展,因此,体育无论怎样“艺术化”,它还是体育。³

例如,艺术体操中有许多舞蹈动作,有音乐伴奏,虽然它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甚至与艺术一样可以视为审美意识集中的物化形态,具有与艺术同样的魅力,但它本身却不能变成纯粹的艺术门类。因为运动员表演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展示高超的技巧获得尽可能高的比赛分数,发展这项运动归根结底是为了促使更多的人用更多的形式参加体育锻炼。

又如冰上舞蹈,评分中虽然有“艺术印象分”,但同时还有“技术水平分”。“艺术印象”建立在“技术水平”的基础上并受其制约的。艺术美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伴奏的音乐和舞蹈动作来表现。

反过来看,艺术舞蹈中无论加入了多少体操式的技巧动作,也不会变为体操。而一旦它违背了抒情的原则,便不成其为舞蹈了,缺乏艺术形象便失去了艺术生命力。

在体育实践中,审美活动往往从属于健身和竞技活动,功利的意义掩盖了审美的意义。一位体操运动员的动作虽然极为美观,但我们不能不关心此人的评分,关心其是否可以拿到冠军;如果将这位运动者描绘成一幅画或拍为一幅摄影作品,我们感兴趣的不过只是她本身形象的美。这就是现实美和艺术美的区别。

体育与艺术都能表现美,但是体育活动中的美是分散的、短暂的、模糊的,因此并不能代替艺术作品中反映出的更强烈、更集中、更稳定、更理想的美。

情感是艺术的特性,艺术主要反映人的感情生活,所有的艺术品都渗透着人的感情。艺术的这个主要特征使它的目的、任务与体育迥异。

从与评分类项目最相似的舞蹈为例。舞蹈在形体流动的韵律中,通过动作、姿态、表情来表现人体美。体育舞蹈是比赛,而艺术舞蹈是表演。在运用身体运动为手段这一点,它与体育表演是完全相通的,只不过其目的是为了抒情。千百年来,体操、武术、杂技、舞蹈以及戏曲动作中,许多身体活动的技巧是相互渗透的,都要受人体生理规律的制约,遵照运动生物力学的原理进行活动,但体育项目是为了表现运动能力和技巧而获得优异成绩,而艺术表演则是为了表现情感使人获得审美享受。

体育性质的身体活动无论如何令人眼花缭乱,但根本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类合乎自然规律的身心健康,提高生活质量。而艺术作品往往是超越自然、脱离生活、高于现实的审美对象,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人类永

无止境的精神享受需求。譬如，古典芭蕾讲究身体动作的“开、直、绷、立”：“开”的姿势使身体的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处于向外旋转180度克服人体自然状态的趋向；“直”是强调身体的直线条，通过训练和节食消减女性胸部和臀部的曲线，营造手臂从修长颈部延伸、腿部从窄小臀部开端的直线；“绷”的目的也是要改变脚尖自然状态阻断身体的直线条，达到舒展身体提高重心并尽量扩大视觉空间的审美要求；“立”是芭蕾最有特点的立起的足尖，同样要求违反人的自然生理解剖功能去消解曲线，强化下置于小腿的修长的感觉，幻想人类达到超越自然的飞升。芭蕾舞是高于生活的艺术创作，为了满足审美需求而不会过多考虑是否有利于人体健康，舞蹈演员的标准体重与常人相比往往要轻15~18公斤，⁴这与体育运动的出发点有根本的不同。

体育虽然不是艺术，但艺术体操、花样游泳、冰上舞蹈等许多运动项目具有无可替代的迷人艺术魅力，却是不能否认的。当然，这种艺术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伴奏的音乐和各种舞蹈动作。

至于竞技运动中审美意识较为集中的评分类项目，可以用“亚艺术”或“准艺术”这样含有比较性质的相对概念。所谓“亚”指“较次一等的”，如“亚军”、“亚热带”等；“准”是“可视为某种事物”，如“准尉”、“准将”等。艺术体操、跳水、花样游泳、花样滑冰、武术套路等项目，从严格意义上说，很难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但由于它们融入的审美意识较多，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可使人们获得如同观赏艺术作品那样的审美享受，因此，不妨将其视为未归入艺术门类但可作为艺术看待的“亚艺术”或“准艺术”。

这类深受人们喜爱的审美对象，随着时代创造力的不断发挥陆续涌现，如时装表演、烹饪厨艺、家居装饰、花卉盆景等等。至于人们常说的“领导艺术”、“教学艺术”、“社交艺术”之类，姑且将其算作“泛艺术”吧。

原苏联摩尔达维亚共和国基西涅夫教育学院恩·恩·维齐捷伊认为，体育活动与艺术活动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竞技的特点上。竞技运动是一种比赛性的活动，人要设法遵循预定的规则去战胜对手。而艺术则是人的主观情绪的记录，艺术家要把自己的情感通过特殊的意志定向变为艺术形象来献给他入，要求在某种意义上摆脱自我，为观众接受后产生艺术价值。这样看来，运动者为了自我取胜而通过激烈的竞争去击败对手，而艺术家却为了艺术形象被他人接受而献出自我，因此二者就其本质而言是完全逆反的活动。不过，由于在体育和艺术活动中都有人与人之间广泛的情感交流，运动中的美感不一定非要来自竞技的目的，二者的差异并不造成它们的对立，艺术与体育不同也并不

意味着运动中没有美。

原苏联莫斯科中央体育学院萨拉弗也认为，虽然国际足联阿维兰热说“足球是一门艺术”；虽然法国学者在国际奥委会第十届会议上提出“运动是艺术”的观点；虽然还有的人认为一部分运动是艺术而另一些项目则相反，然而，体育活动与艺术是有本质区别的。艺术是在现实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而“运动行为不是用生动的手段和传统形式对生活进行反映，其本身就是直接的现实”。“当运动沿着创造形象的轨道前进时，它便成了舞蹈、芭蕾和杂技；而后者如果一味沿着追求技术的方向发展，便将逐渐丧失自己的艺术表现力。”⁵

体育活动的直接目的是功利性的：强身健体，提高运动技能，丰富休闲娱乐生活等。在频繁举行的各种竞技活动中，首要目标是取得好成绩，甚至在艺术性强的项目中，创造美也不是主要和直接的目的。

艺术创作要遵循典型化的原则和形象思维的方法，可以将审美意识的物化作为首要任务；而体育活动虽然也依从美的规律，但首先要服从生物科学的规律，遵循健身和竞技的宗旨。

艺术与体育虽然均为人类所创造，但艺术中的人是被表现的对象，在艺术作品中艺术形象代替了生活中真人的形象；而体育活动中真实的人则是表现的主体，一切都围绕着活生生的人。因此体育之美是一种现实美。

在体育和艺术的任务中，“在休闲中娱乐以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这一点是相近的。不过，这个任务对于艺术来说是主要的，而对体育来说却并非如此。

竞技表演和艺术表演都有观赏娱乐的作用。二者的区别在于：艺术表演塑造具有一定思想内容的艺术形象，表现艺术美；而竞技表演是反映身体美、运动美、人文美及其他综合美的“体育美”，主要是一种现实美。

艺术品中显现的是通过各种艺术手段创作出的形象，是经过主观审美意识加工的理想的“人”；而观赏体育竞赛却只能看到活生生的在场上奋力拼搏的现实人。

虽然，“艺”和“技”在古代是不分家的，但毕竟它们现在已经分开了，疏远了，相互陌生了。要使体育和艺术重新建立联系，在更高的一个层次上复兴，则须在美学上寻找一根联系两者的特殊纽带。

三、体育与艺术的协同发展

体育与科学的关系，早已为人熟知。体育竞技场上依赖高科技训练手段训练，几乎所有能够提高人体运动能力的尖端科技新发明都会第一时间成为优秀运动员的器械装备。体育竞赛是展示高科技的橱窗和

实验场,已成为常态。然而,科学作为中性的工具,并不承担道德责任,它既不会为运动场上泛滥不休给人带来严重危害的兴奋剂而内疚,也不会为贫穷弱势群体负担不了使用科技的高昂费用产生不公平竞技的后果而担忧,归根结底,它不会为体育的发展主动提供人文关怀和价值判断。那么,科学在体育中的盲点依靠什么来消解?艺术。

体育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往往是艺术创作的“生活源泉”之一,对于艺术来说,体育是它取材的领域之一,艺术的各种门类,都把自己的触角伸进体育领域进行美的创造;而体育却要借艺术来丰富自身文化内涵,用审美判断来提升伦理评估价值,以审美理想来选择未来发展道路。通过体育的“艺术化”趋势,人的认识能力、创造能力、审美能力得到发展,才能看清脚下的路,分辨善恶,进入更美好的境界。

近代大工业的发展,造成了社会日趋细密的分工,也使人类的各种活动高度分化。近代体育的兴起自成庞大的体系,而离艺术活动愈来愈远。然而,高度的分化将带来更高层次上的综合。随着美学进入体育领域,在体育的实践活动中也越来越重视艺术。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到审美对象,在体育活动中产生了审美意识,还要把这种意识外化后反作用于体育实践,特别要借助审美意识的集中表现——艺术,来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艺术可以最集中、最鲜明、最突出地表现人类的审美意识。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美与自然界的美、现实生活中的美相比,具有更集中、更概括、更固定、更典型的特点,是一种高级形态的美。对于艺术的欣赏是一种审美行为,通过研究艺术欣赏有助于美学研究者更深刻地把握人类美感经验的本质和特点。对于审美对象的研究,通过艺术能更好地抓住其基本特征。现代体育越来越多地融合艺术,尤其是现代舞蹈和现代音乐,更是大量融入体操等评分类竞技项目中。艺术与体育高度结合,各种类的艺术的渗入,使体育活动折射出艺术美的光芒。有些艺术化的现代运动项目,由于身体活动所借助的物质材料不同,所带来的审美感受甚至是任何艺术形式无法比拟的。譬如,冰上舞蹈运动员优美的造形,虽然身体姿态动作相对稳定,但由于脚踩冰刀在冰上飞速滑行,塑造了一种奇特的向前不断延伸的艺术形象,似一朵在声、光、色中浮动的云彩,给人一种飘然欲仙的独特的审美感受。还有,花样游泳运动员倒立在水中,用双腿在水面上进行的各种表演,可以说把人体特别是腿部的艺术表现力推上了新的巅峰。

西方学者曾说:我们坚持认为,艺术家是人类的人格领域中的探索者和发现者,艺术家运用直觉和凭

借天性进行创造,艺术家的原始素材位于人类的人格领域和人类的经验领域,这些领域有着诸多广表和未知疆土,有着其混乱无序的矛盾冲突。艺术家为人格和经验的构成要素赋予形式,并在这种做的过程中创造一种艺术的真理。无论我们是否言及文学、绘画、雕塑、音乐抑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艺术,这种从混沌之中创造形式的观念都是所有审美活动的共享基础和根据。⁶在日益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中,人的审美需要是非常重要的。体育质量的提高需要更多艺术家的参与,而联系的纽带是美学,提供理论依据的也只能是美学。

从现代体育竞技与艺术传播的社会功能看,都有“娱乐”的共性,都有激励人、教育人的作用。只是体育活动是瞬息即逝的现实生活,而艺术作品是传承久远的精神食粮。体育运动中渗透大量艺术美的因素,给身体运动的表演带来很大吸引力,给人以美的感受。艺术使体育运动更加完美。

体育是为了“育人”,艺术是为了“娱人”。但是,体育也有与生俱来的“娱人”功能(如古希腊奥运会就源于娱神赛会),而席勒署名的《审美教育书简》也早就提出了“育人”的思想,揭示了艺术教育的重要性。

体育有教育作用,亦有审美作用,这种良好的寓教于乐的方式,能产生特殊的美学效果,其潜移默化的作用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艺术因素的审美过程而完成的。美育,主要依赖艺术教育为手段。体育活动中的美被感受、被欣赏、被表现、被创造,体育领域引进了美学来进行研究。随着时光的推移,体育对艺术的这种依赖性将越来越强。

体育美学的建立,在体育“艺术化”进程中起指导作用,使之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艺术化”的体育不仅能增强体能,还从感情上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培育全面发展的人。现代的体育活动,已超出单纯锻炼身体、增强健康的狭义理解,被看成是现代人所必需的生活条件的方式,是个人、群体、物种的精神面貌和文明水准的重要反映。美学,成为联结着体育与艺术的纽带。

注释

1. [西] 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奥林匹克回忆》,孟宪臣译,76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2. [西] 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奥林匹克回忆》,孟宪臣译,74~78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3. 胡小明:《体育美学》,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7。
4. 刘青弋:《国家规则下的超人身体》,《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4(1),10~11页。
5. [苏] 萨拉弗等:《运动美学》第三章,张江南等译,武汉体育学院教务处,1988。
6. 罗伯特·C. 拉姆:《西方人文史》,张月、王宪生译,8页,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同源·超越·和谐

——体育与艺术三题

北京体育大学 熊晓正 孙科

思想

摘要：体育与艺术历史演变的逻辑和现实发展的宏观脉络表明：体育和艺术起源于劳动，是人们创造的体外文化现象；从体育和艺术的整体发展看，体育和艺术体现出超越的本性，冲破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获得无限和永恒的价值，在其象征性的符号阐释中体现出强烈的生命因子；体育和艺术之间是和谐统一的，是诗意的交融，其交融性的和谐存在，勾勒出人性内在的神韵，是对人内在生命的超越，是张扬生命精神的诗意舞台，其和谐的存在共同构筑的恰是人的灵魂的栖居之地。

关键词：体育 艺术 同源 超越 和谐

一、体育与艺术存在的判断：同源

（一）体育和艺术起源的历史前提

美国的赫伯特·马尔塞库指出：“人类的每一种行为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追溯到我们的动物本源。”¹在原始社会，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创造了人与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区别，人的存在主体性成了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所以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行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样也使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²

以此为前提，体育和艺术起源于劳动，人只有凭藉高出整个动物界的智慧，创造体外文化，来得到补偿和满足。一方面是通过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在器官机能上得到延伸；另一方面又藉助原始礼仪性活动，从整体性的利群关系上得到力量上的增强。³体育和艺术正是人们创造的体外文化现象，它以其独有的魅力影响着人的全面发展。

（二）体育的生存性认知

关于体育的起源问题，体育史学的研究主要基于古籍的描述、各种出土的原始社会劳动工具的应用性假设。原始社会的人类活动只能勉强区分为两类：求食（采集和渔猎）和攻防（发起对野兽，对其他人群的进攻和自卫）。

“有人认为追逐这些善于奔跑的兽类需要怎样的速度才能捉到它们，这种奔跑速度，也就是赛跑运动的萌芽。其他如跳跃、投掷、攀登、泅水等，据推断，也同样是从原始人类的渔猎活动产生的。甚至有人推断，秋千也萌芽于原始人类攀藤上树的采集活动。原始人类，工兵不分，石器即石兵也，以石片斫物则为器，以石片格斗即为兵。”⁴

目前体育史学界比较统一的看法是：在原始社会还谈不上“体育”的正式产生或萌芽，有的只能是对劳动动作的模仿、重复和处于身心需要的自发的简单的娱乐或其他身体活动。

（三）艺术的存在性维度

研究远古的艺术资料，主要依据周以后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记载：

“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

这个传说显示出一种合乎原始文化史的内容，即先民们为了求得理想的收成，常举行一种宗教仪式，幻想通过与原始宗教信仰相结合的音乐歌舞向祖先和图腾进行膜拜和祭祀，用以求得这些超自然力量的慈悲和帮助。⁵除此以外，其记载更多的是蕴涵了艺术在